

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  
 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豁齒化爲朔郵之  
 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  
 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  
 瞻故鄉而栖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鄧  
 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  
 運而在木拱且抱蔦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  
 子頑嚚不靈將有箕踞蹕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  
 爲薪爇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  
 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  
 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栖遊於茲阡土魍木蠹  
 猶知阿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阡石泐之  
 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  
 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  
 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深莽之間鄉里後  
 主與四方之遊客有講古尙友之好者入其境登  
 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  
 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  
 磨滅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  
 士其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公人